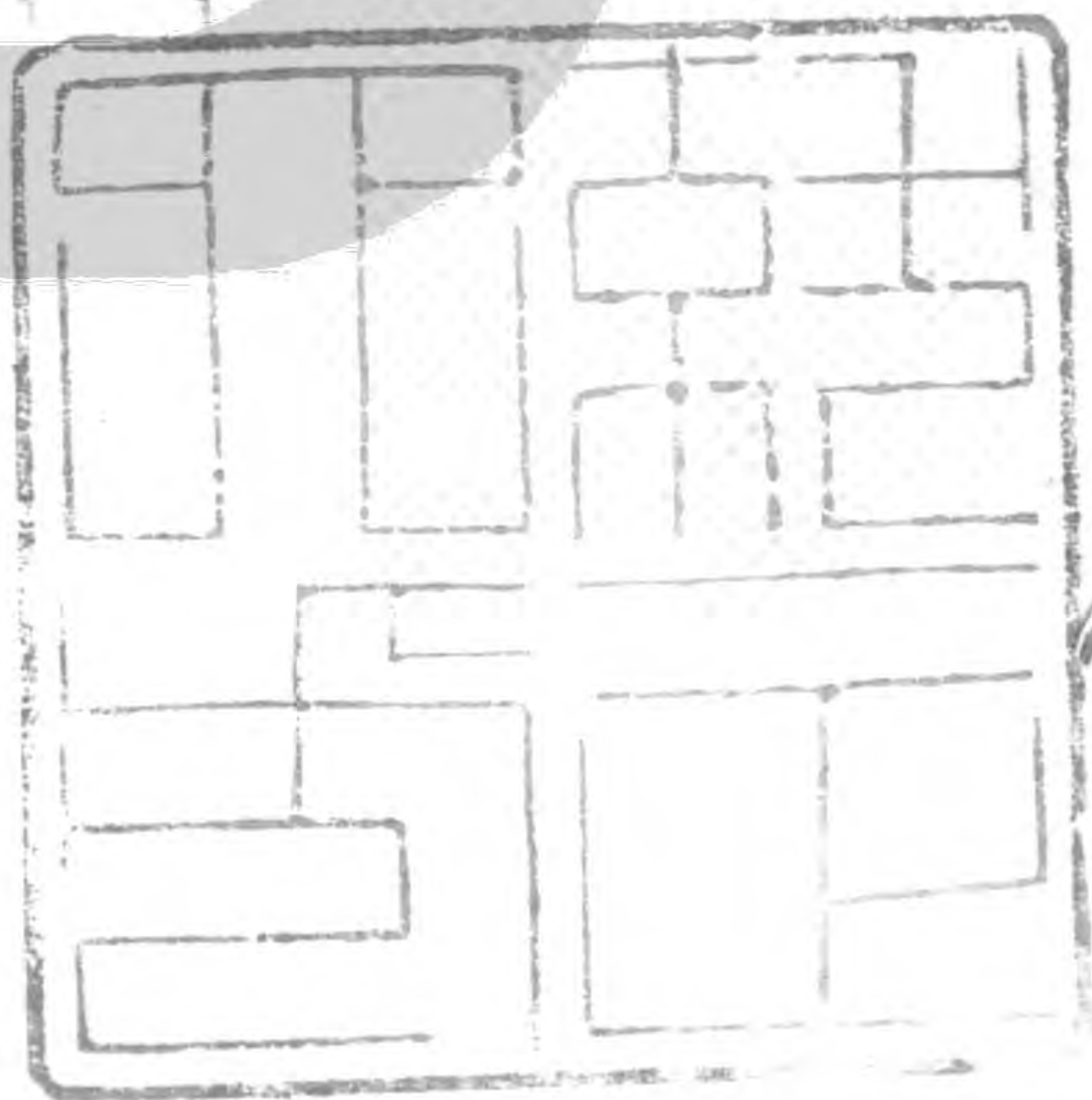


理

猶稿

尚



自序

吾少懶學問從家大人習舉子業意有所得卽不復讀以爲古之立言者當不僅若是嘗竊取秦漢六朝文篝鐙披誦雖不能句輒不肯捨年稍長篤嗜古文趨庭之暇學爲聲詩聊以推物長思抒寫情性恒匿不示人人亦罕得而知之自邇以來轉爲貧累出而酬應欲晦不能然自慚疎淺受羈帖括毋暇戮力稽古追續簡編鋤揚詞苑間有所作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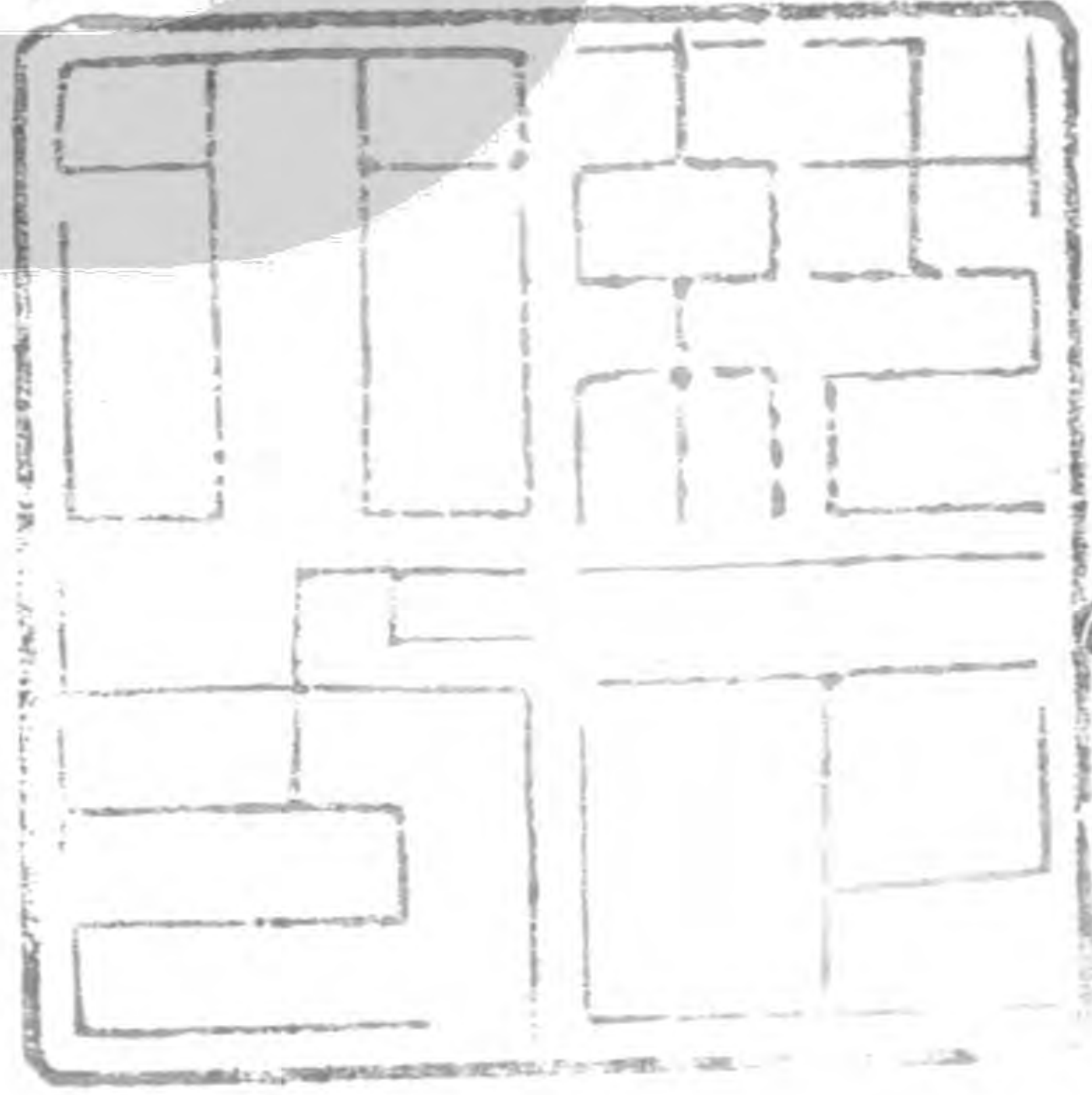


猶稿

尚

自序

吾少懶學問從家大人習舉子業意有所得卽不復讀以爲古之立言者當不僅若是嘗竊取秦漢六朝文篝鐙披誦雖不能句輒不肯捨年稍長篤嗜古文趨庭之暇學爲聲詩聊以推物長思抒寫情性恒匿不示人人亦罕得而知之自邇以來轉爲貧累出而酬應欲晦不能然自慚疎淺受羈帖括毋暇戮力稽古追續簡編鏘揚詞苑間有所作置之



自序
廢簾亦以大丈夫當立德立功親顯名揚何
事此齷齪者爲故當世詞人樹幟分馳唯甘
樸野不敢角逐家庭師友詠歌古人泊如也
范蔚宗曰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
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
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由是觀之古
之立言者其難如此予性懶失學寧不抱悼
河海耶今將北入長安念生平積累宜就正
四方豈若曹子桓文之佳惡吾自得之云爾

哉乃發廢簾隨手翻閱摘其近似者若干首
亟叩指南倘有啓我愚蒙規其偏錯者則願
負擔以從矣

康熙乙丑秋八月朔勉菴楊錫震識

露香閣摘稿

香山楊錫震寶生謨

長樂鄭振鐸西

賦

粵海賦

有序

嶺南為禹貢揚州南徼周末屬楚謂之百粵
史記序傳曰集揚越以保南藩漢書地里志
曰番禺一都會王子安廣州碑記曰彝夏奧
區仙靈窟宅則粵之所由來尚矣包山帶海
環水而國者以百數焉且長江天塹壁壘完

露香閣摘稿

賦

整長世字毗者詎獨以道德爲藩者哉余閒
居無事臨流激湍感天地之寥廓發思古之
幽情爰爲賦之云爾

粵稽唐堯洪水淳漓沸騰暴怒洶涌凜凜爰
有神禹臨崖辨悉啓自龍門疏鑿罔溢下土
旣奠百川潛謐因別九州越徼寧壹是爲南
海割三楚之豐壤跨五嶺以爲疆東臂甌閩
西肩古梁右瞰牂牁左連荆陽前踞虎門萬
里來航後聳白雲頰視八荒琵琶浮練珠躍

滄浪瀾淼無際溯源佛堂羅浮轟峙瑤室璇
房聚霞飛雲神芝自盈朱明洞杳淵邃不窮
鐵橋巒嶸梅花相望雲鬟霧濕夜獻明璫奚
必問海上之三神山兮卽此奧區之詎可易
量近郭則三江九曜拾翠沈香藥洲瀕潯黃
木湯湯崿嶷高衍逢水環清水簾飛瀑石門
隆崇逶迤則大科笠石雲端垂虹龍泉寶鴨
清冽如濛珊瑚洲上赤玉叢叢春波澄霽蜃
氣凌空樓觀城堞車馬千乘冠蓋輝煌映徹

露香閣補和
二
鮫宮於是長洲煙雨金紫浮虛春濤疊湧雲
霓襲裾石岐潮汐洑澗卷舒浮天拍岸沖澗
噏噓若夫當粵上游雙峯巨擘滇湟諸江澎
湃赴宅鷁若驚鴻之求侶倏若游龍之所擲
中宿泓泓天吳露鳥崑崙水犀裂淵自適帝
子二禺吹簫虎脊飛來福地颺風一拍兩岸
猿啼波光凝碧遠而東也西湖十里漱玉披
雲蘇堤明月羅綺綺繽紛潮海鱷溪盤盪渭濱
迭盪西涯羚羊深葭七星懸綴高接蒼雲故

珠母效靈凌山越海激巨浪而駭奔撼蚌舟
而迅殆樅金鼓畏巉磊榜人歌潮有待珠崖
堆萬頃琉璃南湘狀虎牙劍壘清水發四季
菱荷黎母產千章森採臨高村著買愁儋州
枕椰作鎧北涉盧水如奏簫韶就掬曹溪異
香溢瓢折柳臨流相江逍遙叱馭樓頭河梁
見招蓋自璿璣星紀南燭斗杓表源委於神
京滙江漢而來朝者矣方姬鼎下移龍秦暴
焱南越守險尉佗拜劍霸業垂成儼然天塹

遇漢文而老夫稱臣待元鼎而交趾屬郡孝
獻廢紀綱紊地附吳終炎運郭馬邁迂盧循
蝟奮五代分崩頽波莫問迨馮歸隋戕風頓
息偏方郵告舳艫若織泊唐末世劉隱專城
北宋開寶潘美逐北南漢號除民依化國自
宋迄明中更三代治亂頻仍月齡則朏巖地
繫皇輿安危綿促唯眈情向背天祚我
朝適興北陸首剪西鯨稽顙五服奕奕
皇猷攸同萬福遐島殊方一朝雌伏眷顧楚

庭風回暖谷日近長安帆檣相逐蛋雨蠻煙
滋液滲漉商賈成聚旄倪鼓腹貨泉澤藪陌
衢絲竹賽社祈年奴陶頓僕其布帛則攀枝
吉貝竹布紵霜機杼精勤百緯千行紅蕉霞
苧紬繅絲經疎絺薄雲密斜禦風其材木則
楸楠松櫻杉桂椿樟菩提石鹽杭槁黃楊花
梨烏木合抱彌岡大匠巧斲峻宇雕墻其香
藥則雞舌馬牙安息沈速龍腦丹砂白膠青
木益母宜男青精黃獨鬱金海馬莪朮天竺

靈香閣稿卷
四
類實浩繁筆難累牘其果則龍眼楊梅盧橘
丹荔柑橙椽柚五斂千歲橄欖餘甘波羅馬
薺其蔬則苘蒿芥藍香菌紫芝金盞玉儲石
辣蹲鴟樹茄翠紺聖筍綠蕤葵剪秋園薤長
夏池至於瀝田火耕隨山牧畜戶備罟繪市
盈水族漆蠟魚鹽羣資茂育且番舶往來珍
寶列肆璵璠瑪瑙珊瑚翡翠木難火齊象牙
犀觶鶴頂龜筒方諸陽燧鴉鶻霞明貓睛玉
粹錦燿流黃綺奪麟罽集若星羅至同鱗萃

斯乃廣南殷富古昔共推吳越豪華事同地
異者也故瀕海蒸黎撫則沃虐則瘠百年生
聚終朝狼藉漢朔所歸吏多日昃梅銷庾勝
嶺名攸易政協壘篋許荆所格衛颯紹美列
亭置驛合浦還珠孟嘗愷澤運甓士衡分陰
獨惜誰賦貪泉清操冰澤陶瓦宋碑欣戴弗
釋廉介著聲勉負相撫子悔提刑狐鼠爰嚇
植荔於庭勿剪勿伐陳侯蔭翳於爍昌黎膏
流潮碣興行作人鱷魚西謁若夫嘯比黃河

清立身何皎皎秩滿持空囊我大天地小師
旦歿康州忠魂長鼎鼎欽江下璽書陶父天
下少攀畱截坂橋峴山淚成沼知人江貴溪
儔衆獨拔霍大魁決若神磊磊他山錯經濟
王與韓峽功鑄巖寧忠襄氣貫虹捐軀謝天
闕國家得賢臣仁風扇白屋况乃抱嘉謀欲
前時反卻東波遭東竄一官何拓落海表慶
得師道在窮通樂快哉春夢婆微言堪大噓
富貴曾幾何名流相接迹故勾漏葛洪志灰

青紫抱樸丹成抗懷李耳倡和太玄白石齒
齒棗大如瓜蒲生澗水舍利颯颯安期嘯起
雲母溪海瓊子駕鸞驂探玉蕊爾乃嶺南獮
獠衣受黃梅一超直上早徹非臺二宗法席
振響如雷默相皇圖卓錫滌洞故川嶽孕靈
挺生俊哲巨器瓌材蘊隆蔚結於是乎理學
則南升篤志負笈考亭天水媵修屹立淵渟
希冉程旼決波揚舩翳惟江門孔孟翰屏抱
眞甘泉實挾室扃周成司訓先民是程冠祭

二儀懸於兩楹貞復泰泉斯道千城往復近
溪獨擷其菁著書庸言要本立誠若一門力
學俊侃子修薪傳陽明朝朔與游上下百年
渺然寡儔於是乎八柱承天功存亭毒曲江
金鑑懷忠抱慤白羽鳴恩海燕諷告綸扉補
袞清畏人知忠鯁隍川歷相懿僖爾乃講易
泰於殿前獻五箴於楓陛染翰鳳池八政議
禮厥惟道宗輔相有體博極百家彙集微義
嚴統系而作史綱補大學以明王治瓊海文

莊巋然高致六典文衡專司敕誥體國休休
匪爲嫉媚草制秦藩邦家再造厚齋事君始
終以道不伐不矜公忠自好景仰高山臨風
歎悼赫奕渭崖卓爾名元東宮視學侃侃千
言湛深經術聲聞至尊卜筮得鼎禮樂斯存
若一代偉人功垂邊塞道瑤寧遠而鎮三州
北軍觸鋒而成冰碎緩帶輕裘王姬作配允
矣菊坡蜀人所佩登陴敵失智謀臨邊卒深
慷愴疏陣法於九閭辭相樞而勇退東官邦

佐保障一方歸命真人鐘鼎具瞻經畧百蠻
仁夫龍堂黃河清流感慨難忘故諤諤懷方
帝司喉舌公輔抗辭情甘百折大宋諫垣歐
陽人傑道安王蔡煌煌四哲忠介孤忠操同
冰雪小臣敢言分光虹蜺陳諤周新冷面寒
鐵邢寬黎光後先竝埒浩氣橫州不可窮列
振振文苑摘藻咀華七峯陳臨作述滿車漢
武好文廖冲具置區用師韓文絢朝霞博學
弘詞劉瞻靡瑕百丈懸溜賓于允嘉夜游衢

寺手按殘碑纍纍萬言片字不遺遐哉蔡邕
復有譚寅開建宣卿七齡善戲南山小鳳已
見羽儀臚唱當年肇基東陸翰林三妙邦祥
渺追汝器西菴典瞻尤奇有明中葉厨俊分
馳瑤石蘭汀迭長黃池簇波疊浪璀璨陸離
若夫悠悠天道漁父同嬉終老山林棲心鹿
麋柯望伯和沁水樂饑彥暉子野嚴灘釣絲
亂世隱淪千載同悲爾乃天性篤於所生至
孝孚於閭里香水羅威宇新何子孺慕終身

君子所履香產二容人倫師表寇執代父英
魂縹緲孝行先生感翔白鳥黃誕枝山父忠
王事忿鬪殞身焚黃及隧故以身許國遑恤
艱難白日冥冥碧血漫漫鐵杖殉隋力砥狂
瀾洗勁參軍至死罵賊國士陸沈皇天曷極
日擊厓門黃雲慘色沙涌侍郎攀髯孔亟靖
難兵起王度視師齊泰子澄同赴江潛矯矯
思賢詔至不屈高詠零丁差堪髣髴夢吉民
哀寇至堅守力戰不支捐生恐後烈烈鄧顯

節操不朽城亡與亡哀傷小醜鼎臣宿儒耄
始筮仕舌視常山名留青史天步屯國勢促
痛彼蒼誰秉軸霍大理之闔室投淵梁司成
之方池自覆義不苟以圖存魂已依乎黃屋
至若坂橋陣歿寶安戰歿陳黃飲刃於漢臺
雲淙畢命於柴市亦知乃事之無成聊以明
臣心之不已是以朝無闕政謨烈丕宣帶礪
山河左伊右瀍縉紳髦士進退無偏謀臣武
將執猛披堅鞏衛 皇畿卜世卜年鯢齒鮐

背奎聚星躔春山欵段秋水朱舩金鞭隔袖
素馨襯鈿湘管檀槽粉膩脂妍酣歌虞濬樂
頌堯恭道貫三才五禮有庸涵濡俊乂陶育
辟雍故稷契待時而奏績伊呂擇主而景從
士固貴於知己又何羨乎詭逢大海洋洋廓
其有容神龍見田陋彼喁喁於是岐陽之濱
楊子逡巡喟然而作歌曰猗粵之當陽兮猗
濟濟之光昌兮沃壤天府曷克尚兮當今曆
服固無疆兮縵縵卿雲耀四方兮禮明樂備

鄒魯鄉兮秣余馬於海滌且鈎膺而鏤錫恢
皇綱而闡帝紘兮余將俟嘉招而啓行遇順
風而縱大壑兮聚精會神而相得益章

閒居賦

有序

古之豪傑當其挺然自命雖艱饑羸寒憂愁
勞瘁皆無足動其心而移所守故享大名顯
當世者往往出於抑鬱無聊之士彼生而食
肉梁稻紈縠蓋多鮮終焉余生長窮草家
大人讀書樂志罕所經營先妣宜人勤儉

偕隱富貴貧賤付之冥冥恒澹漠也辛亥二月
先宜人卽世哀毀慘傷幾致滅性悠悠
世塗相憐者寡昔殷景仁謂顏延之曰俗惡
俊異世疵文雅余淺陋弁鄙顧非其儔僧虔
秃筆明遠累詞余又無其遇獨愁腸如結咄
咄逼人值茲仲春荒園困守時而寓目不禁
沾襟梁叔敬有言大丈夫生當封侯歿當廟
食不然閒居可以養志墳典足以娛日旨哉
斯言因推廣其意染翰操紙以賦閒居云爾

夫天地其寥廓兮地限其勢土分其形八埏
九垓散如列星同大塊之受氣茲稟賦之獨
靈故有莘耕畔傅巖傭丁拯萬民於水火佐
成湯以垂名調鹽梅於九鼎匡高宗而中興
降而尚父漁於渭濱漢之淮陰釣於城下遇
則將相而爲帝王師不遇則饑餓匹夫棲遲
草野彼相如之藻麗貧猶滌器買臣之俊乂
微且鬻薪梁鴻育豕張華牧羊士不得志艱
苦備嘗嗟余生之偃蹇歎修名之未彰孔明

弱冠帝室造廬賈生少年天子前席余亦猶
乎人兮徒眼白而心赤王章節烈得於牛衣
子房經濟傳乎黃石余鬱鬱而未達兮歷九
州其何適咄咄主偃昔困辱於諸生卒入關
而獻策一歲四遷大臣斂迹愧余才之不逮
未翱翔而破壁齊士鼓瑟子昂碎琴舉世皆
然誰復審音東海匡衡傭作給食十年作相
多士矜式高陽荀爽去名務實一出巖穴朝
野動色彼二子者學古遠識驟登華顯詎云

可測夫何安仁拜塵取媚劇秦美新子雲自
棄窮達有命莫能強致名固不易立兮慨吾
道之廢墜若乃發忠孝於君親著信義於閭
里不自貶以求用兮匪祈譽而逃毀余慕其
行而未敢必兮嗟世之人何喜阿諛而不思
正己故自守者謂迷剛直者云妄坦平任運
蒙讒被謗懷瑾握瑜孤潔誰亮吁嗟乎馮衍
猶失寵於漢光尹煒尚見厄於景畧士貴加
修以待時敢曰吾行之悉當昊天雖渺人事

有常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秀松生丹壑終
保彌年之蒼苟軒冕其足慕兮豈緼袍之可
忘春日暄長柳眉舒鬔塔草蒙茸琴書無恙
目窮天際耳徹滄浪倚杖籬門南山在望東
陵芳蹤膠西雅尚吾將寫幽思於山園夫孰
知茲理之不可量

海棠賦

有序

天下名花譜好尚不一不可相非余嘗與二
三同志品題花日雅好海棠其類雖繁咸具

幽靜雅秀之致宋真宗御苑十題弁以爲首
良有以也今春露香閣中海棠競發鐵幹木
瓜西府垂絲各吐胸中奇艷明璫璀璨芳香
馥郁光奪十里潘安仁閒居賦云拙於用多
則至巧者至拙之藉也花神其善於巧者耶
何顧余拙而流連也爰爲賦之忘其纏綿悱
惻矣

夫宓妃之託迹兮昌州鍾奇復寄夢於解愁
兮飄逸異姿撒翠幄而不御各逞美而鬪艷

兮掩羣芳而獨私歡相聚於楊子之草堂兮
情相感而奚疑於是乎矯拔如虬龍絳雲朶
朶鬚染鶯黃丹唇似火或粉臉而胭脂點點
兮羨飛燕之躡躑清香靜而逾發兮恍荀令
之臨錦筵或植上林名傳西府殷紅勝石榴
之裙薄醉若妃子之嫵或八尺珊瑚名珠纍
纍風嫋細腰殘妝初起攀枝十丈霞霄如雲
蜀妹青絲從容就理故天子品題牡丹猶後
學士揮毫李宜居首修貢堂前二十四叢燦

如繡幔迥出天工定惠院側繁華散綺東坡
長篇風流自喜所以韓持國之剛正猶載酒
而盤桓徐儉樂之孤高且結茅而萃止歎少
游之醉臥花前調新詞於北里嗟鄭谷之徘徊
道上寄幽思於綠磯赤玉盤中采蘋新浴
金爐殿上何晏微醺水帝召其經邦兮花王
宣其入室晨曦滉彩雲之光夜露蘸紅汗之
質真宰默輔相而不知勾芒潛鼓動而彌出
不必傷紅顏之薄命兮相與慶承恩之有日

當其盛也雨師灑道風姨舉旗九重嘉賞而
清讌兮羣工交贊而賦詩金釵十二朱履三
千笙歌滿座新聲可憐夫乃任蜂房之采結
兮亦以庇舞蝶之流連迨其謝也佳人拾餘
香於畫幌才子擷芳韻於鴻篇迢迢返瑤圃
之上冉冉赴蓬島之巔凡心撒謝樂就書仙
繁花詎獨茂兮而開落亦有緣旣不甘與朝
僅爭榮兮奚獨矜殊貌於洛川流光照灼丹
砂駐年觀天道之盈虛兮悟物理之自然夫
孰能寄情八極抗志凌煙左躡西府而右侶
偓佺者乎

玉獅賦

有序

黃省曾云虓獅子也無角而善走爾雅曰後
麇郭璞註曰卽獅子也穆天子傳曰後麇日
走五百里又一名白澤瑞應圖記曰黃帝巡
於東海白澤出能言語由是觀之獅之爲物
毓靈苞異潛而不見善因乎時隨時之義大
已哉已未春石城子偶從別島獲一小犬名

曰玉獅形狀羽毛亦略相類爪距耳目則迥然異矣主人愛惜處之重裊飼以梁肉從而索觀鳥集鱗萃客有過余讚不置口余曰是犬也非獅也以爲獅則獅之矣嗟乎循名失實物類且然託旨遙深可以微喻爰爲賦之云爾

惟西海之瀾淼接崑崙之嵒嶮體金精之異質稟空王之殊哲懸雙星聳玉準髯披絲尾如絜圭角不形肝腸勁鐵是以聲動雷發焱

騰波流觸山疑仆振木若颼腦猛虎髓巨象豺狼星奔兕犀迅往雖同羣於衆獸固獨立而絕倫識時配岐山之鳴鳳兮比德擬天上之石鱗跨峻嶺而嬉游兮瞻異域而逡巡故章和陽嘉凡兩接迹不遠來賓疏勒安息魏武振旅獲白白狼敬則符夢五色流黃世固罕覩其光儀兮亦靈瑞之匪常胡乃阿狁亦竊其似羽毛蒙茸搖尾攝耳叫號跳嘯以供怒喜主人購之飾以文綺四方聚觀車無停

軌豈人盡葉公之好龍何皆目迷而心委爾
胡不作寄書郵千里馳驅吳水浹爾胡不效
陳江州義聲至今恒不死爾胡不事太和楊
濡水護王畱青史卽不然胡不萬頃琉璃踏
海遊澤畔優游啖甘旨胡不玉案山頭染赭
紅共獵郊原得所止卽不然胡不如伽毗之
鐵熊大吼一聲諸物靡胡不如午橋之羣羊
逍遙芳草無馘翫胡不如羨門之白鹿玉室
丹臺相終始奈何逐逐假形威歡戚因人失
所恃變幻之態旣畢凌厲之氣亦痞跼重環
之牽制受信信之日訾四海自寥廓兮何拘
攣而至此於是懷玉先生喟然而歎遽然而
起曰惟德動天靈物萃兮雄傑倜儻匪可冀
兮旣剛且和不受轡兮純美黃中狗難致兮
毋盜虛聲內自愧兮韓盧韓盧奚不智兮

八景

文詠

心之

卷

露香閣摘稿

香山楊錫震寶生撰

論

廣州地理志總論

昔者聖人繫坤象而曰地勢坤蓋以廣大之積磅礴蘊隆因而險易異情縱橫異槩天人相因之理其事不一非勢不足以盡之也何言之南越雖逃在荆陽之裔土而紀山海者番禺之桂始剗為舟則南越之通於中國帝

世而已然矣錯繡雄峙不遜中州漢書曰番禺其一都會也蓋有由然古昔聖王相陰陽觀流泉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於是以地準天以天測地量人分其塗數保章審其分野縣鄙有形寒暑有別同道德布法令而又式間表里繁其文出雲致雨大其報因勝考勢因土辨宜且過而思哀爲之致守塚之家者毋非重人事承天施相其道於資生云爾君子曰不觀於古罔察於今撫茲輿圖雖曰

古南海郡也而求諸聖王體國經野之意詎或異歟今日者登高以望湟溪陽山之關而以形勝稱者始辨越秀之陽之爲方位正也一相陰陽之道也天宮書曰日月五星起揚粵斗牛之次故分野包青齊而接鄒魯則知牛女之墟而與奎婁合體者一以天測地之道也考周武王疆理南海莫不通貢謂之藩服則吾廣之疆域也氣候也風俗也歲時也物產也不必誇南服之雄領州一而縣十有

五也入其都邑嘉氣和洽草木絲條學術坊表之倫名物象數之備與班孟堅所稱犀象璫瑁珠璣銀銅果布之湊者毋乃邈不相屬歟曰氣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物行久而必變也理有固然事有必至又何疑於風俗之同歲時之布而區區因土辨宜也哉由是顧瞻白雲疊巘黃木稽天牲玉沈狸以虔以肅登朝漢之臺而弗塵當陽用命者當無有矣歐陽修曰向之憑恃險阻

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由此觀之剗削盡而仁義施歷年愈久大道益行迄今闕無異市家無異書易象春秋絜量魯國一皆繁文報功懷古生哀之道也昔郭璞望氣靈洲識南海之盛審夫地理磅礴蘊隆光華孰掩焉

形勝論

嘗讀吳處默傳曰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因怪古今人紀厥形勝往往畧人物而詳財

賦禹貢一書實權輿焉其故何也豈非有天
 下國家者因其山川表裏而藉其方物租稅
 如韓愈所謂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
 祀者哉班固曰番禺負山阻險南北東西數
 千里由今日觀之向之以爲險阻者今則鎬
 以鳴之名以命之器以象之石以平之矢其
 文德無遠弗屆豈與侗守先矩罔達時宜而
 謫謫治亂之因爲安危也耶語有之曰升東
 嶽而知衆山之咧岪也浮滄海而知江河之
 惡沲也瞻彼崔嵬天光開昶蒸爲朱草蔚爲
 人文蕩蕩休風竝驅洙泗正不必秦關百二
 之爲足尚也已

沿革論

蘇軾曰聖人不能爲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
 之所能爲也能不失時而已於何見之於沿
 革見之也王者受命創制以八柄馭羣臣八
 統馭萬民諸大典禮次第具舉無非損益往
 制定爲一代弘規近而畿內遠而天下其間

尊卑相馭輕重相維或革或因與時而準天下智者愚者仁者黠者一厥心志而守其成憲蓋時之之勢已成而時之之道咸備譬諸綱舉衆目隨之而動者其勢然也考昔廣州疆理於周作鎮於楚迨秦平楚郡於秦而州於漢三國吳時遷舊治於龍編而以南海建州治廣州之名所由肇焉自太康元年平吳革郡歷齊梁陳隋領郡之多少不同而各代之建牙亦異唐宋元明廣州之名因之不易然制爲總管府者有之制爲清海軍者有之或改稱路或沿爲府總以彰時變之宜以成因革之當柳宗元曰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由此論之則沿革者非聖王故爲有事也時之所不得已也君子曰沿革者大一統之義也志沿革者尊王則大之義也蘇子所謂不能爲時亦不失時之義也

氣候論

月令所載五日爲一候三候爲一氣旣詳哉
言之矣四時之運千古不易嶺南風氣寒暑
不齊生早肅遲陰陽之交溫多寒少一日之
內氣候屢遷且諸州多屬瘴鄉草茅障翳炎
氣鬱蒸惟廣州壤地開曠山川平遠雖燕趙
齊魯僑寓斯土者皆習而安焉班孟堅曰本
吳越與楚接比數相弁兼故民俗畧同亦謂
此也但土薄地卑風信不常或爲颶風斷虹
先見夏月陡發拔樹轟崖或爲石尤青凍海
氣腥赤舵子徙舟挽入小港須臾輒息昔余
靖詩云客聽潮雞知早夜人瞻颶母識陰晴
亦可得其大概矣

風俗論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
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漢書地理志曰魯濱洙
泗之間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旣
薄長老不自安與幼者相讓故曰斷斷由此
觀之俗之盛衰其幾甚微不可不謹也廣郡

自漢董正倡道於南南武之間尚禮義重廉
恥與鄒魯同稱千餘年如一日惟明崇禎末
俗漸侈靡日事遊觀職思其咎誰為厲階管
子曰國之命脉在禮亶其然乎我朝運
會登新氣返醇固禮義廉恥蒸蒸向風幼少
長老所謂斷斷者庶幾日進於相忘也傳曰
至魯至道當不誣爾

歲時論

吾於歲時而知吾郡秉禮之俗忠臣孝子節

烈艱貞照耀今古者其所由來者久矣何以
明其然也春露秋霜仁深祖考春王長至戴
凜天王以故父訓其子師詔其弟莫不以忠
孝為性道以名節為郭郭即如三閭之沈汨
羅舉世悠悠誰為憑弔吾郡獨於午日酌酒
江干中流競渡含凄投粽恍惚靈旗謂非忠
烈性生感懷往事而悲歌流連如此者哉荀
卿有言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
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

也孝友睦婣出而敦洽入而躬修記曰童而習之長而安焉其理莫之有易也

疆域論

攷昔郡縣之始聲教所訖臂指相聯以成一體之治者蓋必有道焉吾於疆域知之古者畫州分野里道之數掌於職方非好爲是斷斷也審其勢分其職均其里通其賄宜郡而郡者焉宜縣而縣者焉宜鄉而鄉者焉犬牙相錯郵驛相通道之遠近有數任之輕重有

制服牛乘馬井然不紊豈非疆域之爲道得也哉昔黃霸爲潁川太守區畫遠近布列亭鄣務令多蓄雞豚以贍鰥寡孤獨其有死無以葬者鄉部上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豬子可以祭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大奸巨猾亡入他境用此以觀疆域爲郡縣之本而賢守令又爲疆域之本也史曰所居民富所去見思庶幾德讓之君子乎噫信然矣

閭里論

古昔先王制土處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爲二千五百戶焉農功告興里胥平日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冬民旣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餘子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其有秀異者移國學移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

異者於天子命曰造士然後爵命焉今之鄉闈禮闈表其宅里者是也由此以推一郡者一鄉之積也天下者一郡之積也倣而行之三代之盛庶幾復睹乎

山川論

語曰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推其積之所極升中貍沈昭諸祀禮吾郡南海四瀆之一韓愈云考諸傳記南海神次最貴 朝廷歲遣重臣秉珪告虔煌煌鉅

典蓋扶胥之口黃水之灣者是也民和年豐物無疵癘君子每推其本於山川者毋乃靈秀之氣有以孕毓百神之主實以奠維而流峙之迹不足以盡之也劉向曰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焉董仲舒曰山則寵從蟲雜崔嵬隸巍久不崩弛似夫仁人志士水溪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有似夫知者赴千仞之壑石而不疑有似夫勇者物皆困於火而水有以勝不測有以夫

物產論

禹貢曰庶土交正底慎財賦蓋言庶土所生之物各各不同以此交相質正於是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致謹其財賦之供兢兢然罔敢怠忽不欲責有於無取多於少也後世無藝之征頓異於古取非其有所在類然管子曰無以蓄之則往而不可止也無以牧之則處

而不可使也吾郡物產匪有殊異所謂珠貝
香木皆產於外國與他郡焉卽漢史所紀南
粵王貢獻孝文帝桂蠹一器今能按圖復索
乎語曰王者不貴難得之貨又曰畢獻文物
惟服食器用所以然者以物表德獻有常之
物表有常之德也異物奚庸焉如是土或產
物民罔爲厲矣

陵墓論

昔宋祥興之後其所稱陵者雜見於礪州香
山諸處郡百里之內無聞焉至於南粵恩赦
諸墓其地不一疑者居多蓋聞古之君子入
人國而有賢人之墓表之恐後者何也曰善
人國之紀也道德淑問廉頑立懦平居聞其
姓名爲之考詳傳記想見其爲人况過其墟
展其墓而不大書碑陰如古紀厥逸事者耶
用是凡郡之內所謂真儒名卿忠孝節烈遠
近丘墓寧詳毋畧者亦猶行古之道也趙文
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其隨武子乎

而後之人歎其知人焉則武子而外其所不與者槩可知矣楊雄曰人必自愛也然後人愛諸人必自敬也然後人敬諸此之謂也

古蹟論

吾於郡乘按古徵今蹟久歲湮多不具論而獨於陸賈城不覺廢書而歎曰昔者陸賈使粵佗未卽出賈於城西築城以居用示經久嗟乎此豈易得於天下者哉一介星輶萬里入粵天子之恩威未可知也一旦特築一城

薨薨相接上不疑而下不沮非卓見幾先默識天命如史所稱九變復貫知言之選者當不至此然古之人所由聲施至今者亦其忠愛之誠素孚於人主故左右讒言無間而可入苟爲不然曾未踰時而嚴旨瀕及之矣欲不敗乃公事豈可得哉他如殿繫慈元碑留宋璟流連其下猶令人異代感傷甘棠慨慕焉故足紀也若夫虞園劉塢罔裨風教又奚取耶

選舉論

書曰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貴選舉也君之毗
 民之又國免顛隳之懼選舉良也然選舉之
 途亦不一矣聘召降而為書升書升降而為
 四科四科又變而為明經文學迨宋英宗詔
 禮部三歲一貢舉而其後遂因之以為經久
 不易則其不能不變者勢也不能使之必出
 於變者亦勢也是在上之人實與不實得人
 與不得人而已矣何以明其然也今之好古

者輒憂科舉不足以盡人豈知敷納以言見
 於虞書合語明揚本於周禮者乎明洪武十
 七年頒行科舉程式士習一經經與四書惟
 主於濂洛關閩之學以端其本而又統貫子
 史百家之言以抒其才庶幾得虞周遺意我
 朝振興監於前代而權衡畫一遂定為禮
 闈焉鄉闈焉歲貢焉更有所謂恩貢拔貢賢
 秩者焉薦辟之典或間一行可謂盡善備美
 矣又奚必較於薦辟科舉之同異為哉上之

人尚篤實則浮靡化上之人獎恬退則奔競
消上之人先行誼則名檢飭上之人重廉恥
則頑鄙遠惟視鼓舞振興之力否爾士之不
慙豈獨士之咎耶朱熹曰科舉非能累人人
自累乎科舉至哉言乎吾郡爲百粵綱維名
世蔚起以理學崇祀以德業弘謨以精忠表
烈垂諸簡冊焜燿無窮多出於科舉一途故
爲上者誠能如蘇軾告神宗之言博通經史
者雖樸不廢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
漸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
季之風天下人才何患不如古乎

職官論

管子曰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百姓殷衆
官不可以無長則職官之設綦重矣秦平諸
侯以其地爲郡守漢景帝更郡守爲太守凡
在郡國皆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
春行所主縣秋冬遣無害吏按訊諸囚平其
罪法論課殿最升舉孝廉宣帝以太守爲吏

民之本數變則下不安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常稱曰與我共治者惟良二千石乎次而縣令周官有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既報政和國諧民入掌邦政故古以郡六國三卿其上卿則元帥也唐制嶺南置節度使得建節樹六纛總軍旅專誅戮廣州爲大府餘府帥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迨至後世以統率臨郡守者滋多利病有所條白聽可否於大吏權愈分事愈擾而民力愈絀君子按官制而知今古之懸殊也則由郡守而推其有令往民移倚革邪化法天合德如管子所云者三代之盛不難致矣

名宦論

聞之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而使民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苦之心者則非百姓之所自爲也朱震曰位欲當德謀欲量知任欲稱力三者各得其實則利用而安身

由此觀之內而宰相九卿庶執外而督撫監
司郡守縣令胥此具也然與天子共元元者
惟郡守縣令爲最親使天下晏然民務稼穡
衣食滋殖非上之人謹身率先居以廉平欲
民從化其道無由東漢良史稱爲最盛要皆
久於其任有治理效輒以璽書獎勸出爲牧
伯入爲卿貳故天下之士鼓舞而奏功名何
其習知民事艱難而恩意下究如此也吾郡
自漢迄今宦茲土者許陶吳宋而後治蹟彪
炳史不勝書雖道德齊禮有所未充亦一時
之循良也予故綴集殊聞顯迹爲之序傳以
垂於後庶幾生有榮號死見奉祀千百世猶
歎仰其凜凜焉况乎生處其地親沐其教化
而不畱連愾慕者哉

人物論

吾嶺以南自尉佗歸漢干戈甫戢淳龐之氣
蔚爲人文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而聚橫
塾者蓋布之於域中矣周惇頤曰聖人之道

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道德行之爲事業揚
時曰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
爲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
爲文章忠信原慤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
來如此等人不少由此論之學以聖賢爲準
道德事業皆其所統貫者也今之成名高第
而輦悅爲學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故所談
者仁義所傳者聖法董正羅威倡道於前廖
冲區用繼起於後人文寢興迨至宋明則彬
彬盛矣崔與之高風亮節屹然師表陳獻章
理學真儒紹續程朱梁儲相業功蓋天壤何
真武功聲馳宇宙他如經濟文章忠孝節烈
殷殷軫軫不可勝紀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
知違邪歸正之路詎非聖賢之道日引月長
而道德旁流四達無疆者乎故縷悉而詳載
之俾後之君子興焉

藝文論

語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志文而冠之以藝

所以尊德也芟繁剗蕪稟經酌雅所以宣治也何言之百粵自漢以來二千餘年文教輩數吾廣尤盛其所爲抽心呈貌者百倍於前流覽其間大端有二一則政教所關豐功偉伐赫赫簡編一則登臨攬勝時代盛衰永存詩史良其風軌有足懷者大約有以人重有以文重有以人文俱重勒之貞珉不與谷響風歸煙雲乍沒雖名遺各殊而片辭特趣載詠無窮此藝文之所由盛也管子曰言而語

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弃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弃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弃之言參伍於天地之無私者也由是觀之惟其無私故足傳也

下
妹姑美照
崔燕忠言

露香閣摘稿

香山楊錫震寶生撰

序

送記汝禪師住鳳凰山序

論佳山水則必曰天台鴈宕然皆遠在數千里外不可卒至且梵宇琳宮綿延環亘游人征騎絡繹往來求其巖壑森秀杳然雲漢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者咸無得焉香山濱於大海聞之東南一百里有峯矗峙逶迤曲折

若鳳迴翔者鳳凰山也東南瞰海與九洲洋
零丁洋相望少南則濠鏡澳蓮花港高聳海
中隱現出沒北從黃麋坑沿涯歷巘若斷若
連至折杖峯始抵山半捫石而登至十里許
旁有大石突起奇峭如笠又如虎踞龍蹲復
行里許平壤曠大可百畝峰巒共列蔥蒨
幽深溪水繚繞夾岸芝蘭杜鵑叢竹古木青
翠參天瀑布自山頂飛注泉聲響沓噴薄珠
璣縈縈然類神工鬼斧所雕刻者爲大還谷

週迴瞻顧鳳凰勝槩盡萃於此云然虎豹窟
宅樵牧罕到余雖性耽山水雅聞曩論亦撫
絃動操徒付臥遊而已丙辰之秋記汝禪師
駕扁舸犯波濤訪余父子於香山草堂相視
驚喜盤桓朝夕師顧余曰吾老矣嶺外倦遊
抗懷深隱余曰鳳凰天半遲以待師久矣於
是相勉晨興拉聞堰閣黎芒鞋杖笠迅志遄
往薄暮宿山窰懷菴次之日披榛觸霧不憚
攀陟遂至大還師欣然曰吾老是鄉矣余亦

歎相見之晚及窮討幽勝鼓勇先登越石而上爲鳳凰髻怪石巉削下臨無地多產萬年松高至徑尺崎嶇磴道其高參倍於前乃造極頂頂上有仙女池廣若尋丈徧山皆丫蘭香聞十里循池而東相去數百武爲石巖巖上有臺臺有石浮圖疊級千尺前俯巨壑淵邃瀾淼以石擊之移時乃應稍陟其上手足震掉恐怖若墜軫轆水石紛紅駭綠佳處不一然平壤曠曠可以棲止者惟大還谷始命

芟蕪剪棘旣焚旣醜奇勢迭出編茅築垣不旬日而靜室落成師辭往居之余曰吾師南海鉅儒遭時守璞及剝落成僧爲宗門柱石獨性甘孤寂草屋單丁逸莫逸於師矣苟非因地曷以全天茲山之天作地生若冥契焉他日撫杖憑眺高詠零丁不肯放梢堂出一頭地是則師之志也夫

柴岸公一拂草三集序

班孟堅曰溫柔寬厚詩教也三百篇以降得

其教以備勸懲庶幾見之杜少陵一人後人目之曰詩史故詩道志也董子之言詩先質而後文重志之謂也雖然離文以存質質也慤而已矣何以播之風謠足以感物奏之朝廟足以格上下而洽笙簧也哉後之詩人非學問積而有功涵濡陶冶性情溢於象外者與之言詩譬望洋而不得涯之所止詩豈易言耶慈谿柴君岸公博綜典籍深入古人與突弼中彪外發爲文章筆法巉聳如長松攬

天蒼壁插水世之讀其詩文當與火齊水難爭寶余未獲交岸公一日過遠風堂與同人論及浙中名士元孝語余曰柴子岸公讀書尚志士也出其近刻二帙相與吟詠心竊慕之乃岸公遊履所徧收天下山川都邑風土人物之勝於古錦囊中以寫其牢騷慷慨之隱則岸公志也亦猶司馬子長作史志也戊午仲夏晤岸公於仁山之署傾蓋如平生向也聞聲今也謀面豈但據胡牀聽桓野王之

笛而已哉顧余迂拙岸公不我遐棄因發筥中三集讀之光怪陸離足與其文之巉聳相配淵微以深其蓄滯嶮以雄其峙潑洄曲折以極其悠然孤往之趨語云有刀者礪諸有玉者錯諸礪與錯可謂好學也已天下後世卽岸公之詩見靜深之學劑量文質溢出性情絕無雕刻歌之者衆和之者或寡矣因書數語於後若謂皇甫謐之序太冲則予不敏滋愧矣

重刻四聲韻譜序

詩自黃初正始以後俳偶辭興去古遠梁沈約撰爲四聲韻譜錯綜風雅出入史騷聲韻之學庶幾無憾觀其自言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而獨得胸襟窮其妙旨入神之歎蓋自信必傳不徒取悅一時已也故詩人韻士奉爲楷模有唐一代聲律制科咸用沈韻迨世代相沿風流日下宋劉淵謬以已意平分上下儼然宮商五聲不知一字之中考其

轉叶正變俱備且刪去古音旁收俚俗重複
 舛雜淆亂編次周伯琦別輯雅音宋景濂奉
 修正韻皆訕詆休文重泉有知寧甘為後人
 受過哉余一日訪記禪師寒山晤對偶為談
 及記師欣然曰余向寓韶陽從牛溲馬渤中
 得韻譜一本因出相示蠹簡殘編幸毋脫略
 亟為手錄授諸梓人以公海內同好云右文
 之代古學蔚興時實為之若謂余表揚遠哲
 嘉惠後人則余豈敢

崔參戎壽冊序

國家所以待豪傑之士者在名與位而豪傑
 之士所以報國家者在識與力故年盛氣溢
 膂強腦滿力足以經營識足以明斷隨其所
 遇而名與位稱焉逮其年益進而閱歷益深
 智而多算勇而善全力與識相輔而成若車
 兩輪也識濟之以力力本之以識又若二曜
 之相禪也國家所恃以捍禦巖疆永奠五服
 者卒因之然則任天下者又安得舍老成之

持重智勇之兼長者而他有所屬也哉且聞
之文盛東南武盛西北因其材也山川秀麗
類多文章山川雄峙必產權奇因其地也太
平講藝韜鈴亦從章句四郊多壘彬雅亦習
兵戎因其時也故天於豪傑必厚蓄其材孕
靈於地適合乎時豈偶然哉若參戎崔君者
非其人耶崔君產自昌黎鍾營州奇秀之氣
少卽以倜儻稱橐弓矢馳歛段遊歷邊疆熟
諳險阻扼塞奮其識力思爲國家効干城之

寄者非一日矣乃挾其材藝從事戎行凡諸
大吏與之語天下形勝古今成敗得失瞭然
指掌悉如探喉而出咸以奇男子目之雖古
射石沒羽飛將軍者不是過也當今

天子顧茲南服拔擢異材使之汎守海疆念
香山爲粵省門戶襟江帶海視他任爲重特
如大中丞請以崔君佐理總戎釋南顧之憂
崔君甫蒞香城樂與賢士大夫遊虛懷善下
謀所以不便於民者力請於上爲之釐其積

弊馭兵以法而不流於黷待下以寬而不失
之柔昔唐制曰朔漢之氣嚴天資毅勇崆峒
之人武神授端莊又曰嚴武備而不喜戰爭
頌吏術而每先恩惠若崔君者誠足以當之
矣歲仲夏爲崔君覽揆嘉辰邑紳士咸樂爲
歌詩導揚德美誌不忘也各體詩成屬序於
余余曰此吾志也雖媿鄙而敢以不敏謝乎
抑嘗聞之古之任事者必有養其養智也以
恬其養氣也以儉恬以含智識藏焉匪與事

疑也奚在其窒儉以攝氣力固焉匪與事沮
也奚在其罔今國家需才之時非識力全者
不足有濟當必有如郭汾陽之薦李武穆者
爲國家効屏翰爲一己集純嘏河山帶礪光
燭昌黎指顧間事崔君其俟之矣區區頌禱
奚足爲公重哉

蘇二肴輯騷題辭

感遇興懷蓄情振響前哲之敷陳徒嗟博塞
後賢之採述寄歎資施述覽當年覃精此日

憂讒上憫夫靈均輯騷特工於蘇子豐浦迢
迢綜逐臣之故帙瑤牋剡剡綴良士之新裁
纂就九噫樓登百尺余曩聞雅譽於魏家兄
弟今識風采於白府軍中久矣神交茲焉心
許寶璐見投幽懷在握浣手薔薇曉露披公
沉芷孤芳思塊圯而無垠意纏綿其有託光
彩陸離撮入懷沙之恨彷徨鬱邑牽連宋玉
之悲不愧鳳閣濡毫卻賦鸞章絢目朱遜齋
重煩品隲僧道騫勿俟楚聲揖靈氛以挾女
諒可居歆澤畔

任五陵越遊遠遊二草跋

會稽任君五陵生具奇骨當其命名曰俠蓋
以舉世波靡人理寡存巾幗流中痛下針砭
非與鄒魯異驅如史所云不矜能伐德者也
三洲在大海中五陵望氣寒涉意或有在一
日見於道左志氣昂藏稜稜山嶽予心儀之

比過訪相視大笑慮難後期盡傾其生平所積細爲告語一語爾考其所存天人胥出端有由爾五陵發遊筇出其二草相示披襟靜對奇情佳句洵涌而出比諸昌黎南山諸作極其神似噫十五國風土俗異宜山川各別五陵遊踪所至一發於詩搜異刮幽如闢蠶叢如經蜀棧雕刻之至漸近自然而無斧鑿之迹且撫實精詳序事典贍其意欲使天下後世由詩以得其人由人以徵其志不致如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與駢麗淫靡者同歸泯滅焉是則然矣予因廣之曰陰陽剝復理數必然版築渭濱道行非晚五陵他日正人心厚風俗見於臨雍賦頌以儒術傳者業自不一而謂僅以二草得其爲人也噫固矣

露香閣摘稿

香山楊錫震寶生誤

書

上劉大中丞書

八月十二日從化令俞某傳閣下意旨粵東
通志令錫震董修竊疑不信越二日宋方伯
又傳令諭着擇日開局伏聽之下手足顫掉
舉止無措恐傷知人之明無以收報恩之實
有難處者三必不可者六故冒昧而悉陳之

夫錫震以一介下士汪太守謬採輿論延及
勸莠聘修郡乘固辭不允始踐往役之義兢
兢編輯不敢妄執已見枉徇人言庶幾無罪
然猶紛紛藉藉矧守見譏今一旦復修通志
謂震陰有干求陽爲解免千秋信史握自一
人詭飾之情無以自白難處一也東粵素稱
才藪學問優長才華傑出倍於震者自不乏
人其間中道徘徊咄嗟欲絕者亦或有之錫
震賦性浮戇年未三十學術疎淺不甘流俗

動而謗生閣下不次之擢三長相期謗者益
恚皇皇道左者轉滋怨尤老成深識者引爲
口實叢愆集詬莫過於此難處二也家父退
處棲遲甘貧茹蘗惟震一子朝夕相依先慈
見背家居寂寞倘就志局淹留歲月若欲歸
省事緒紛更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以今較昔
難易顯然難處三也昔劉知幾三爲史臣再
入東觀猶且奏記宰相堅辭史職然國史與
修志事同勢異國史廣集衆長紀事核實筆

無旁撓功罪彰明若夫通志人各爲謀意見
攸別荀袁自許爭辯盈廷一不可也粵東瀕
遭兵燹家無藏書年遠事湮耳目不及傳聞
異詞若一任游移略無獨斷是非舛謬勸懲
失真迂疎貽譏責將誰屬二不可也昔設志
局監修謹嚴杜顏面而防請謁今往來如林
會不禁止常人之情欲榮祖父漫擬一傳輒
以情求稍示矯枉通國具知孫盛取疾奸雄
王韶見讐貴族言未出口禍且相隨三不可

也古人修志必有指歸如名公鉅卿退居林
下總裁獨任設立科條簡取所長人思自勉
今漫無主宰十羊九牧欲持畫一誰肯適從
勢必參錯支離瓊瑜互見旣乖古體復失史
裁四不可也且採撫風謠博求典故務存誠
信不貴浮誇如名宦則必考德政之及人人
物則必取立身之大節苟一事足矜自俎豆
萬祀今詞多掩意實不副名藻麗盈篇殊非
確據單寒汨沒夫前修勢炎可榮於身後一

時之輿論何憑千古之直道安在苟且圖成
虛糜官膳五不可也震才羞芸閣識類醯雞
所以忍饑寒竭精力而不費學者亦欲僥倖
制科以慰老親之望嘗私妄念誠欲得春明
一第卽陳情終養菽水承歡斑斕色笑志願
畢矣今勉赴纂修下帷莫逮毫無裨益於編
摩徒自悼傷於遲暮六不可也備此數者實
所不堪伏惟閣下鑒其誠矜其志另選名賢
以光盛典則下士幸甚伏冀垂察

復吳錦雯司理書

端州拜別忽忽經年回憶奉侍絳帷親承聲
欵有如昨日荒城就館俛首舌耕不獲如魏
劭自鬻邸舍朝夕左右上愧古人徒傷鬱結
乃夫子手書遠存并賜近著高文如綺光燄
燭天錫震於夫子嚮往不敢後人而葑菲不
遺何其勤勤若此也來教有云歷代史學當
辨得失審異同勿被古人瞞過千秋之業吾
子勉之已震跪讀未終汗流至踵自念伏處

海澨罕所見聞頗知向學史漢諸書篝鎿披
讀夜分忘疲究其指歸茫然而未有畔岸也
乃博綜前哲肆力尋求如是者數年雖未敢
謂有得古人然亦於古人立意不苟雷同處
略識其大槩竊謂古之作者根極至性原委
六經故能貫穿百家縱橫事理左氏釋經分
爲四體誠足羽翼尼山司馬遷史記始五帝
而迄漢武上下五千年其爲文華質得宜疎
密有致意有所激悉寓於書文之雅馴實空

來者班固漢書整齊詳贍卓有體裁慘澹經
營宕逸飄忽不及子長范曄盡變班馬之例
意爲損益體大思精自負良史詭誕佻巧間
亦有之荀悅袁弘剪裁雖正淹通博洽殊愧
史才陳壽之志三國大統已垂學識駁雜餘
無足取房喬之修司馬駢麗爲工古法已失
終傷大雅南北而降如李延壽沈約蕭子顯
諸人騁其私智人自爲書抑又下矣而况其
他耶歐陽修五代史體祖丘明文宗司馬唐

六臣伶人宦者諸傳淋漓感慨古健絕倫綽
有太史公之風歐陽公金史諸傳虞集大典
諸序宋濂表志諸作獨出心裁筆端遒秀其
讀歐陽子而興者乎至若司馬光資治通鑑
創自威烈終於五季編摩一十七載始獲成
書煌煌鉅篇典刑總會乃進曹魏而抑昭烈
帝朱梁而寇河東紀牝雞之年黜中宗之號
削離騷而不錄書孔明以入寇抑又何也豈
非識見太偏擇焉不精故義理舛錯疵而不
醇者耶朱熹繼麟經之後集諸史大成綱倣
春秋目效左氏博而不濫簡而能該誅姦諛
於旣歿發潛德之幽光作史之法備矣震平
日用工學力所見如斯輒罄陳求正固未知
有當於萬一否也惟夫子善誘而直教之使
後生小子獲識路之樂鮮望洋之嗟大匠之
門無拙工焉錫震幸甚

與薛劍公書

春間梁素子過訪辱賜劄言惠而好我遂多

溢辭難以承舉祇增悚仄獲讀近製博大微
眇渾厚雅正且開疆闢宇自成一家言不屑
屑句櫛字比模楷古人宜於漢魏間高置一
座再四展讀漏三下而不忍去手先生真移
吾情矣嘗揆古今人所自建豎砥行立名通
達世務莫不於古焉取之夫人苟無淹通之
學上下古今之識將措口點昧論事規毀雖
振詞攄藻按律逐聲驚人媚人無施而可古
人所以貴通釋經傳創述史乘抉聖賢之微

言綜百家之同異無一事敢釋於已安於心
卽漫猥至舉業制義僅足覆甕甌易餅餌亦
必有畫然不欺之旨不可磨滅者以昭垂後
世豈徒雷同險膚剽竊補綴以博容容之福
云爾哉當今著作自命舍吾兄其誰乃學成
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抑又何也豈造物
妬才礪錯豪傑使之顛頓狼狽困抑放廢而
已耶嗟乎士無強弱要在所存德存於我可
漸累致功彼蒼蒼者庸詎知其有憑耶至於立

言一端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如韓昌黎所云者吾兄鴻文匪采不敷僻逖卽弟屬同志亦屢習一二歎爲韶濩不可再聞則四海寥濶嗜奇服古之士欲讀龍江詩文安從而得之况千百世而後耶太史公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悠悠人世其不足爲重輕也亦已審矣伏惟哀輯所著按部分類壽之棗梨以爲不朽其或剗剗無貲弟當徧告名公鉅卿大雅詞流資其涓滴共襄盛事吾兄亦烏容韜光不曜膠口弗傳幸天下仰望之切哉幸惠然許焉弟將拏舟鵠埃垂橐而往稠載而歸則必列肆通衢夜光明目璀璨不弁使天下目蕩神搖往而不能出也

荅黎博菴學憲書

四月八日棲賢僧來得閣下所賜手書獎藉逾涯謂錫震可以進於斯道往復再三何其愛我之深指示之切實非小子所克當也當

今以斯文自任爲後學津梁者舍閣下其誰
震生八齡卽知有洪州黎夫子父師訓讀制
義亦必以黎夫子爲歸然甫成句讀茫乎未
有涯涘稍長知學徒涉其藩籬日塵爲山瀉
墨如水所謂安身立命處實渺然河漢如是
者研精覃思十年恍若有悟猶未敢遽以爲
是也及取子史漢書唐宋大家朝夕沈吟尋
求典要然後知閣下以古文爲時文陸平原
所謂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者蓋在

此爾負笈相從中心積結干戈滿地修阻河
山客冬石鑑大師度嶺始獲通尺素於左右
閣下不斥爲狂愚而諄諄勸導博綜經史告
以指歸知己之感寧不摩肌戛骨耶昔李習
之學爲文章昌黎師資相成遂乃聲馳宇內
顧震謏劣自非其倫而閣下熱血至心循循
善誘洪州昌黎後先一轍矣近今俗學汗漫
支離梔貌蠟言罕有證據然且沾沾觚聿傲
慢不慚以詭僻爲奇以浮靡爲雅古樸者目

之空疎博大者疑其汎濫且胸乏智珠輒思
上下古人識若井蛙漫欲褒譏先哲不知古
之卓然自立成一家言者遷不能兼左范不
能兼班至如韓柳歐蘇枚蔡曹劉杼軸各別
壁壘一新今必欲苞古今於數行籠風雅於
隻句真所謂病狂喪心望洋而不知返也太
史公一代文豪觀其撰五帝本紀曰好學深
思心知其意又曰擇其尤雅馴者作文要訣
或無過於此况制義一道先正典刑宗風未

泯紫陽傳註炳如日星寧得憑其臆說號召
天下耶小子不敏敢布狂言惟閣下進而命
之謹獻所為古文者一十二首時文十首古
詩八章倘以孺子可教幸不惜摘其疵謬而
曲賜裁成焉冒瀆尊威悚切無已後學錫震
再頓首

復羅子白書

使至辱足下書援引古昔辭義高邁規勸懇
惻感與愧并友生之誼至矣盡矣乃於中似

有不相悉者試爲足下言之僕年十二學爲舉業粗知大意常取二百數十年來所爲制科之文而伏讀之以爲制義之道其顯當時傳後世者不可幾及如此逮年稍長見有少掇巍科易若探囊白首窮經艱難一第私心竊訝文之工拙吾自得之第所業之未精爾造物小兒詎能軒輊其間耶於是繼晷焚膏潛心服習大全傳註竭力沈思試於有司輒獲高等雖未盡古人奧突然猶樂其名及應

鄉闈得而復失展玩遺卷未必皆醇後肆中心慚慙痛自刻厲規規先正旁及新聲歐陽子所爲順時取譽者孜孜矻矻不敢後人而浮沈名場拓落如故常私自竊歎悔揣摩未就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詎彌深爾用是遇益窮功益苦迨觀金正希先生與友人書云辛酉得落卷開卷則見卷首書一毫不通觀場則甚八大字卷中橫塗直抹其意恨不欲殺欲割者正希之言如此乃恍然曰文章得

失係乎時命詎不信耶夫正希爲文驅駕子
史貫穿六經當其未遇猶困於罔辨黑白之
人足下視僕於正希果何如哉安能捐棄所
學與時流爭一日之遇合哉就令如是亦不
足貴古之功垂竹帛名蔽天壤者果悉在乎
此否也昌黎亦云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趨時
奈何舍咫尺之義而僥倖於萬一者哉當今
古學蔚興駸駸乎葭吹琯動矣特患在我之
無具爾騏驥千里自致孫陽豈徒祇辱於奴
隸人之手駢歿於槽櫪之間耶吾與子姑俟
之而已

露香閣摘稿

香山楊錫震寶生謨

記

大小花園記

大小花園在香城南八十餘里山水最號奇峭相傳安期生曾採藥深入其中而抱樸子亦嘗遊焉自譙門而南抵大埔營少折而東至馬鞭埔沿溪而行逶迤曲折溪水甚寒清流見底游魚噴沫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

又行二里許山勢漸起嶺曰攀天怪石四瞰
蒼松孤聳高與天接嶺之半側山覺微蟠平
可廣丈榕樹數章冬夏茂蔭憇息樹下飛瀑
懸空珠簾千尺遇石少激如雷轟獅吼寒氣
逼人毛髮俱豎從北而陟十餘峰巒而山之
平者始出下視飛鳥皆在山半而五桂山者
在二十四峰之上花園在二十四峰上之西
由此觀之道書所謂洞天福地者不信然耶
北行里許峰巒差小嫩草蒙茸翠光欲滴間

生紫蘭綺羅蘭鶴頂蘭萬山環共別一天地
宛委重複隱隱隆隆先祖墓在焉墓之右石
負土而出高下層折平者可坐數十人石側
一水源發自上水繞石流旁皆菖蒲小竹杜
鵲夜合又一小石巖巖下有泉味特香冽余
嘗隨家大人暨記汝禪師諸上人品茶於
此遠出小嶺金紫金竹黃婆象乳諸泉之上
云越此連陟二十餘峰若伏若連始達五桂
五峰插雲森然壁立樵牧罕有至者又折而

西爲花園石壁斷續凹處爲門從石門而入
歷十餘武爲石塔塔廣一丈而綿亘數里兩
旁五色杜鵑丫蘭塔盡少北石之橫者如胡
牀豎者如宸屏臥者如几方者如枰圓者如
筐石小而平者如粧臺往往月明之夕簫聲
清婉恍惚吟嘯遠聞山下云旁有小池水深
數尺泓澄瑩徹雖至隆冬未嘗少涸奇花異
卉不類人間無復辨識至若鶴頂鷹爪紫蘭
海棠木香夜合觸目皆然稍折而南爲小園
多產各色芝草近水小石密綴菖蒲以藩屏
差隘故以小名之又轉山左平坡小埠神仙
茶叢生焉每至穀雨之前雍陌諸村婦女提
筐採摘製茶家購之恐後採製如法色香俱
絕酷類芥山武彝餘不及也聞諸故老神仙
茶舊無知者明宣德間鄉人於此伐木摘葉
之類茶者投諸沸水忽有兩叟龐眉皓髮從
而索飲鄉人出以相餉叟曰此非茶也遙指
一叢示焉且曰採此而飲可以已渴可以延

年言訖不見神仙茶之名始此因疑為安期
生抱樸子云噫山水奇峭至此極矣造物不
秘而委形示人亦異矣哉

九曲林記

明宣德間有樵夫樵牧於鄉城東三十里綠
溪行古木垂蘿鞦韆蔽日忘路遠近忽見箬
葉從溪水流流出青翠鮮美樵夫驚異復前行
路疑若窮忽又無際遂從溪口得一山山有
小坳鳥道崎嶇攀援登陟初甚狹纔過峻翳

豁然開朗土地平曠茅屋完整有阡陌桑麻
池沼園圃雞犬相聞男女耕鑿勤儉有禮其
父老嬉遊怡然自得歛見樵夫羣相驚問自
云先世宋末避亂於此不復出焉勞以酒食
戒言勿聞於人樵夫歸具道其事自是有好
畧者往尋其源盤桓終日樂而忘反其後遂
闢茅通道路不復迷云余少時聞於故老心
恒慕之欲往一觀以事不果往康熙甲子秋
九月郭子南耕楊子維北陳子郁仍自白雲

來訪縱談山水樂窮其勝厥明日旣出乃隨
家大人暨記汝禪師郭楊陳三子弟修五
大兒光秉相帥而東從北丫萬榕陰紫馬烟
崗三州諸山始得溪流沿溪而入水蝕道幾
盡先後纍纍魚貫又三里所夾岸山菊黃紫
紛披青松入雲山翠撲人衣袂又里許怪石
峭立高可十丈下有小澗儵魚遊戲日光映
射往來數十頭一一可數又三十步農夫刈
獲清歌徹耳遂至村口綠竹成圍寺鐘報午
遂憇息此莽莽僧樸古煮茗撥琵琶千歲諸
果相餉乃採摘山花雜以薯芋炊黍午供飯
訖策杖出寺見村居落落蓬葦不完然桑麻
徧野男女勞於稼穡猶存太古風焉由田澗
入登牛眠嶺青蔥蔚茂嘉卉鮮葩芬芳馥郁
又行二里石壁矗天巖壑幽杳瀑布從山頂
兩道夾出水光澄練巨石相搏怒而躍起徑
丈點點成暈恍疑風雨驟至溪水帶佩潑洄
九折記師曰雖五老三峽之勝無以加此茲

山之得名其以此歟巖前小石若踞若伏若
仰若臥各擇佳者臨流列坐呼童拾松子掬
泉煎茗甌香茶色煥如積雪碧類春敷陸鴻
漸之品茶至此益信 家大人命出翰墨限
韻賦詩衆欣然如約或閉目沈思或仰視霄
漢或與連席者耳語不休或運腕數行且書
且歌或按紙伏澗石欲寫復止或倚樹微吟
或曲肱看雲牽髯自得或散步溪邊聽水聲
淙淙靜若有會皆一一可畫已而詩成詠歸
明月已在林間矣嗟乎身爲物役食梁刺肥
者紛紜之變日遘於前雖勤勞沒齒豈復知
此樂耶彼此間人挈家避亂鼓歌羲皇可以
迥絕塵寰逍遙終老乃箬葉隨流淳風遂歇
柳子厚云旣頌其內又揚於時吾懼其離世
之志不果矣則爲高隱之士不誠難矣哉

歸猿洞記

唐廣德中孫恪以文學著而性放蕩不羈一
日遊洛至龍王池欲假精舍讀書旁有指一

宅舍可儻者恪歛扉相訊寂無人聲側有徑
可通遂從長廊而入見簾內女子艷冶絕世
摘萱草庭下頰首微吟曰彼見是忘憂此看
同腐草青山與白雲方展此懷抱吟罷悽惻
若有所思忽覺簾外履聲舉帷驚走命青衣
問所從來恪以儻舍對青衣復命女子曰郎
君窺吾賤質久矣可延客坐吾將整容相見
青衣導之中堂恪私叩族里青衣曰含山袁
長官女也以擇配居此頃之出見如禮因語

恪曰寒室雖陋非圖儻人但郎君遠來小稅
駕無傷爾遂館恪於東軒畫棟雕櫺寶玩珍
飾璀璨奪目恪驚異久之而戀戀佳人有懷
莫吐鬱鬱不樂又不忍遽去一日青衣銜命
謂恪曰娘子念郎君寂寞且夙世良緣倘伉
儷允諧富貴可致恪歡喜過望自是琴瑟交
歡娛情詩酒荏苒五載恪偶出閒游塗遇中
表張閒雲班荆敘舊張曰吾久游方外曾受
自異人觀子容貌動靜妖氣相侵幸言無隱

遲恐弗及恪懵然不省張曰夫人賦性虛靈陰陽盛衰有中形外吾子妖氣中於婦人吾有方術可以療治恪具道所以張歎曰吾言不誣宜亟離彼恪曰夫婦情深昔寒今溫義不忍負張怒謂恪子爲丈夫甘遭迷惑寶劍降妖試之輒驗善藏伺便毋自殞身恪受教鞘劍還室屏於密所袁覺怒詈曰子竊愁相依今泰子亨途聽受邪言將謀加害負心至此大魂不如恪慚忸求解袁不之顧按劍寸

斷恪懼欲奔袁笑止之曰張生妄人導親非義來當辱之子吾偶也何懼爲恪心少安再出遇張曰兄教我將虎鬚幾瀕於殆張曰寶劍何在恪曰碎之矣張曰非所知也遽別去又十年袁生二子治內條理家計日豐佐恪讀書有成意復謀仕乃西至長安謁王相國縉縉薦之番禺帥幕俾挈家依焉恪歸語袁袁曰數也歡娛詎常保耶恪不解遂攜之粵每遇崇山峻嶺茂林洞壑袁必凝睇歎息路

經峽山袁曰此間寺僧慧函者高年有德當
飯衆資福且語恪曰人生聚散倏如朝露吾
與子締姻將及廿載一朝分手傷如之何恪
曰來日正多胡乃自苦百年後吾與子當丹
成仙舉爾袁曰事難意料子姑俟之恪不知
其言之悲也次之日齋僧已袁理鬢更衣攜
二子詣老僧作禮手持碧玉環授之曰此院
中舊物老僧愕然少頃忽野猿數十松下捫
蘿相望悲號袁愴然命筆題詩於壁曰無端

造化幾湮沈剛被恩情役此心不如逐隊歸
山去長嘯一聲烟霧深書訖擲筆抱二子悲
不自勝拭淚語恪曰妾本非人感君情好誕
生二子緣盡難畱幸視弱雛撫其成立遂乘
間裂衣現還故形攀崖而去猶頻回首恪魂
爽飛越拊二子大慟幾絕老僧勸慰因語之
曰昔爲沙彌時蓄一小猿開元中高力士使
南海道經於此喜其俊黠易以金帛并索訶
陵所施碧玉環繫頸獻於上每天使來多言

其善解人意上喜甚馴養上陽宮安史之亂
不知所在詎知其靈異如此持環歸之恪情
思悵惘攜二子登舟挂帆北歸後二子俱成
進士至今稱望族云

